

廣東省大埔縣高陂鎮與湖寮鎮 客家話小稱詞調查研究[▲]

鄭明中^{*}

摘要

本研究調查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鎮與高陂鎮客家話小稱詞（綴/調），採用依調類分類的 152 個客家話常用單音節詞根語素做為調查字表，每個鎮選取兩位發音人調查，調查結果總結如下：（一）湖寮與高陂客家話小稱詞均以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的方式呈現，小稱詞綴為[(t)ə³¹]。當小稱詞綴前的詞根語素為[-m, -n, -ŋ, -p, -t, -k]等輔音結尾時，小稱詞綴為[mə³¹, nə³¹, ŋə³¹, pə³¹, tə³¹, kə³¹]。當詞根語素以[a]結尾時，高陂鎮與湖寮鎮小稱詞綴使用[lə³¹]，高陂鎮烏槎村則使用[ə³¹]。（二）高陂客家話有[35]及[55]兩個出現於詞根語素的連讀變調（均非本調），前者出現於陰平調字，後者則出現於去聲調字。湖寮客家話只有一個出現於陰平調字詞根語素的連讀變調[55]（亦非本調）。湖寮與高陂客家話上聲調字與入聲調字均透過後接小稱詞綴來形成小稱詞，詞根語素無連讀變調產生。（三）湖寮客家話陰入調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時有[tə³¹]或[tə⁵⁵]兩種形式，這種自由變異顯示出小稱詞綴形態演變的過渡階段。（四）就整個音系而言，高陂客家話讀為[am, ap]韻者，湖寮客家話則讀為[aŋ, ak]韻，且只出現於韻核為[a]時，這種變化與發音簡化、元音舌位高度、鼻音發音位置前後，以及漢語方言韻尾演變有關。（五）大埔縣小稱詞綴的形態演變過程為[tə⁵⁵] → [(t)ə^{55/31}] → [(t)ə³¹]。最後，本研究將高陂與湖寮客家話小稱詞的調查結果與東勢客家話小稱詞的相關研究相互連結，企圖為東勢客家話小稱調的來源提供更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客家話、小稱、大埔、東勢

[▲] 本文初稿曾於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委託新生醫專舉辦之「第六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宣讀（2015/05/16），並於執行科技部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廣東省大埔縣中部、東南部客家方言小稱詞（綴/調）調查研究」（MOST 106-2410-H-239-006-MY2）的田調期間，順道覆核並增補語料，並對初稿進行大幅修正。作者首先要感謝參與本研究的 6 位發音人所給予的協助。再者，作者也要感謝國立中山大學張屏生教授給予湖寮客家話連讀變調語料供參。最後，作者更要向兩位匿名審查人致上最深的謝忱，他們詳閱全文，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文在結構、行文、內容與觀點上能更臻完善。文中若再有誤，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教授。

一、廣東省大埔縣地理位置、行政區劃與方言分區概況

大埔縣位於廣東省東北部，位居韓江中上游，現屬廣東省梅州市管轄，在清朝時則與豐順縣、饒平縣同歸潮州府管轄。大埔縣北面與東面分別與福建省龍岩市永定區及漳州市平和縣接壤，東南面與南面則與廣東省饒平縣、豐順縣相鄰，西面與梅縣相連，地理位置如(1)所示。

(1) 大埔縣地理位置圖¹



大埔縣主要以山地、丘陵為主，其次為盆地，境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 27 處，散佈於四周邊陲，形成四周高、中間低的地形，整體形狀北狹南廣，縣內群山環抱（西為陰那山脈，東為鳳凰山脈），因此素有「山中山」之名號，也因為這樣的地形，境內河流特別多，隋朝時就曾以「萬川」作為縣名（大埔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2：1）。² 根據大埔縣人

¹ 圖片資料來源：<http://www.gddbly.com/img/01.gif>（查詢日期：2015 年 5 月 4 日）。

² 湖寮早在隋代時即已做為縣城，古城遺址位於今日古城村至下瀝渡口（梅潭河東岸）一帶。民國時期《大埔縣志》卷四地理志就有此記載，「《方輿紀要》云：義招廢縣治在湖寮村，隋大業三年改義招為萬川，

民政府網對大埔縣的概況介紹，大埔縣目前轄有 14 個鎮（湖寮、百侯、楓朗、大東、高陂、光德、桃源、大麻、三河、銀江、洲瑞、茶陽、西河、青溪）和豐溪林場。³ 本研究的調查點分別為湖寮鎮與高陂鎮。湖寮鎮位於大埔縣的中心位置，自 1961 年春起成為大埔縣人民政府縣治所在地，目前為大埔縣的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素有「文化之鄉、華僑之鄉、漢劇之鄉」等美譽。湖寮鎮公路交通四通八達，東經百侯可通汕頭、漳州，北經茶陽可通永定、龍岩，西經三河可通梅州、廣州，並可透過韓江航運連結至南方的潮汕地區出海。高陂鎮位於大埔縣南部，是大埔縣南部的經濟中心，是韓江中游最大的一個鎮。高陂鎮亦是大埔縣最早的陶瓷產地，廣東省陶瓷發展重鎮，早從宋代就已經有陶瓷生產。高陂鎮也是周邊的平原、光德、桃源、古野、洲瑞等地的陶瓷集散地，因而有「白玉城」之名號。⁴ 總之，湖寮、高陂分別為大埔縣中部、南部最主要的城鎮（大埔縣北部則以舊縣治所在的茶陽鎮最為重要）。另外，臺灣東勢客家人的先民亦是由大埔縣高陂鎮移出，故高陂鎮與東勢的歷史淵源頗深（江敏華，1998；江俊龍，2003；徐登志、張瑞玲、劉玉蕉，2005；鍾榮富，2013）。⁵

歷史上中國北方發生多次戰亂災荒，造成大批客家難民先後從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遷徙至贛南、閩西、粵東、粵北等地，大埔縣位居廣東省東北部，是客家先民遷徙必經之地，故此地居民以客家人為主，全縣語言屬客家方言，以湖寮話為全縣客家話的代表，但在大埔縣南部光德鎮九社、高陂鎮埔田等村間有漳州話、潮州話。大埔縣客家話受到鄰縣方言的影響，縣內各地客家話之間的聲調又不盡相同，各有特點（大埔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2：599）。

大埔縣客家方言的調查文獻並不多，且絕大部分以縣治所在地的湖寮客家話代表大埔客家話音系，對於其他鎮村客家方言的調查則非常少見。李菲、甘于恩（2014）及李菲（2018）曾調查大埔縣湖寮客家話的音系及聲韻調的配合關係，李菲、甘于恩（2014）並運用聲學

今稱萬川古城。疑晉及六朝間義招縣尚未築成，隋乃築此」（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57）。所以，湖寮鎮曾為義招縣、萬川縣的縣治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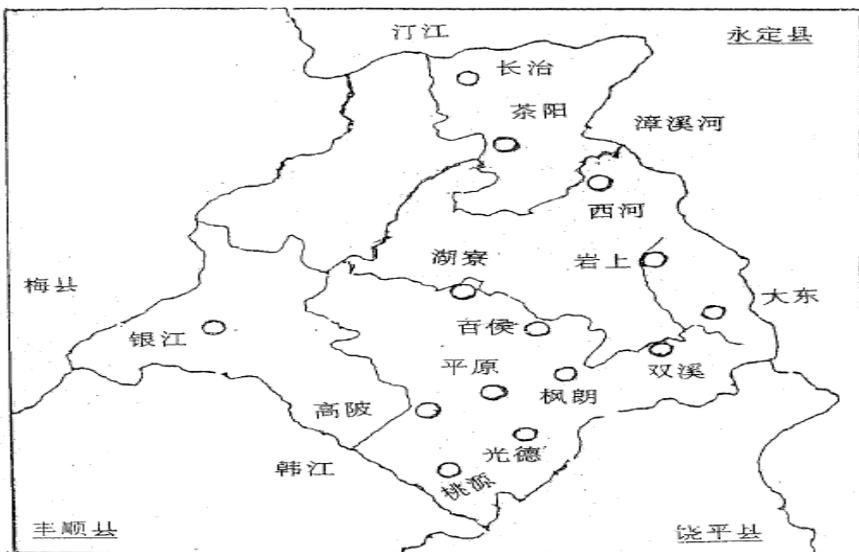
³ 大埔縣人民政府網網址：<http://www.dabu.gov.cn/>（查詢日期：2020年07月15日）。

⁴ 有關湖寮鎮與高陂鎮的詳細介紹，請參閱《大埔縣誌》第一篇第三章第58-59頁及第63頁。

⁵ 有關東勢客家話的歸屬問題，學者間看法不同。東勢客家話開始時被歸類為饒平話（羅肇錦，1987：290，1990：74），董忠司（1991）則認為，「東勢客家話的歸屬，則略有疑議，但從聲調與聲母系統而觀，可以暫時歸為四縣話」（董忠司，1996：255-256）。楊國鑫（1993：137）認為東勢、石岡、新社等地客家話是類似四縣話的一種區域性方言。洪惟仁（1991：188）則指出，「東勢、新社的客家話帶有饒平腔，但也頗近四縣話」。徐登志 1997 年提出不同於先前的看法，她認定東勢客家話源自廣東省大埔縣客家話，特別是大埔縣高陂鎮的口音，確定了東勢客家話與廣東大埔客家話的淵源。對此，後來也有學者持補充看法。鍾榮富（2007）認為東勢客家話是大埔客家話與苗栗四縣客家話融合而成的一種新的客家話，帶有饒平與豐順的一些痕跡，但主體卻是大埔客家話與苗栗四縣客家話融合的結果。吳中杰（2009）認為，「東勢話是在臺中縣東部山區當地形成的一種客家話次方言，雖然以大埔為主幹，卻混合四縣、豐順、饒平和海陸等次方言的成分，因此不同於廣東大埔境內的任何一個方言點，沒有直接對應的祖語。」蘇軒正（2010）則強化豐順客家話在東勢客家話裡所扮演的角色。

儀器分析元音與聲調，並繪製聲學空間圖，但整體研究結果相當簡略。《大埔縣誌》第二十六篇第二章對大埔縣的客家方言做了以下的分區：「縣境語言屬客家次方言，全縣大致可分 5 個方言區：其一是百侯、湖寮；其二是岩上、西河、茶陽、清溪、長治；其三是三河、大麻、英雅、銀江；其四是高陂、古野、洲瑞；其五是桃源、光德、平原、楓朗、雙溪、大東」（大埔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2：599）。該書在次方言分區部分的說明相當簡潔，無任何具體證據來支持這個次方言分區的合理性。吉川雅之（1998）亦曾調查大埔客家話 14 個方言點，如（2）所示，他對這 14 個方言點的聲母（7 個面向）、韻母（11 個面向）、聲調古今對應、連讀變調進行綜合性考察、整理與比較，並依據聲韻調的比較結果，以及地緣上的接近性，將這些方言點分成 6 個方言小片。

（2）吉川雅之（1998：171）調查方言點分布圖



西部的銀江與北部的茶陽、西河、長治分別接近梅縣與永定客家話。南部的平原、光德、楓朗、雙溪、大東等五處自成一派，因其語音共同點明顯，這一分片應為大埔話的代表。中部的湖寮、百侯、岩上則同時具有南部鎮與北部鎮的語音特點，為南北之間的過渡地帶。最後，高陂與桃源則同時具有西部銀江鎮以及南部鎮的語音特點，所以也是個過渡地帶。⁶ 不論是根據《大埔縣誌》或吉川雅之（1998），湖寮話與高陂話都隸屬不同方言分

⁶ 廣東省大埔縣於 2004/10 至 2005/12 期間變更部分行政區劃，轄區由原本的 20 個鎮變更為 14 個鎮。因此，吉川雅之（1988）所調查的一些鎮級方言點在這一段時間被併入了其他鎮而改為村級。例如，雙溪鎮併入楓朗鎮，平原鎮併入高陂鎮，岩上鎮併入西河鎮，長治鎮併入茶陽鎮。以上資料源自廣東省大埔縣人民政府網（<http://www.dabu.gov.cn/>）（查詢日期：2020 年 07 月 15 日）。

片（區），也分別是大埔縣中部與南部客家話的代表。

二、小稱詞的形成與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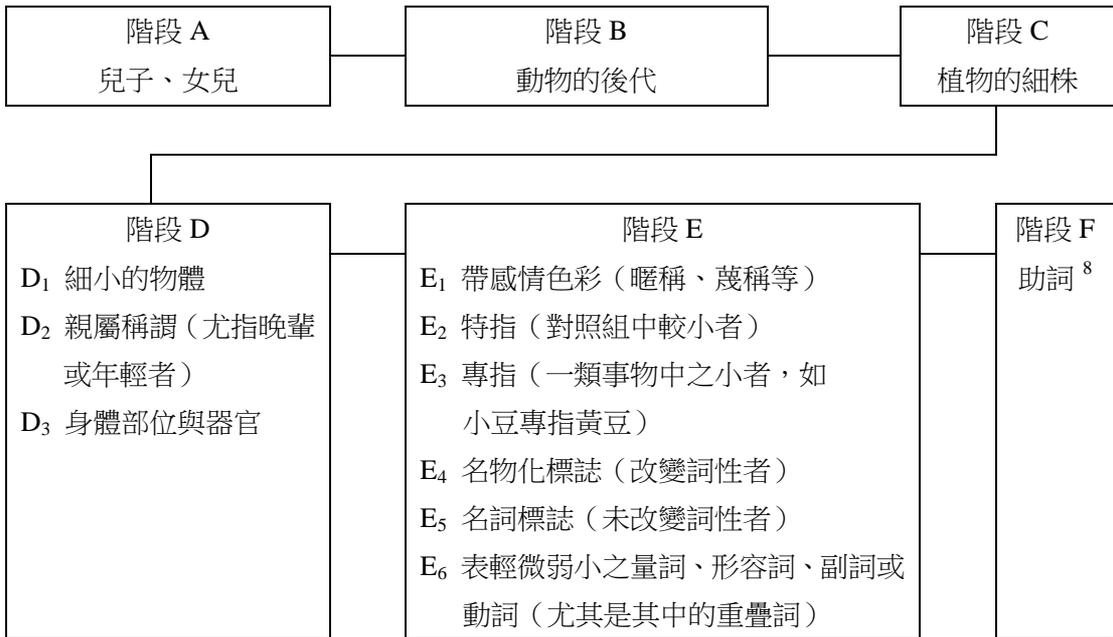
小稱詞調查研究大都是漢語方言相關研究中的次要主題，有關大埔縣客家話的調查文獻已經不多，而對大埔縣客家方言小稱詞做專門性探討者幾乎沒有，故本研究乃將針對大埔縣湖寮鎮（大埔縣方言代表）及高陂鎮（與東勢客家話有淵源）客家話的小稱詞進行調查與分析。本研究先從漢語方言的角度出發，簡要介紹什麼是「小稱詞」（diminutive）。

小稱詞在漢語方言裡非常普遍。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漢語方言小稱詞，累積的相關文獻也越來越豐富，對於小稱詞在個別方言裡所引發之語音、音韻、句法、構詞、語意、語用等作用也帶來更深一層的認識。各地方言形成小稱詞時所採用的小稱詞綴（diminutive suffix）不盡相同，這形成漢語方言小稱詞形態的豐富多樣。漢語方言小稱詞綴常見的語音形式包含：捲舌元音（如北京話[ʝ]）、平舌元音（如揚州話[i]、梅縣話[e]、閩南話[a]）、邊音（如杭州話[l]、平定話[l]）、喉塞音（如吳語、粵北土話）及鼻音（如吳語溫州話[ŋ]、徽語[n]），這些語音形式有時亦伴隨小稱變韻或小稱變調（如吳語湯溪話[55]、麗水話[45]）。有些方言甚至直接以小稱調來形成小稱詞，如東勢客家話（董忠司，1994；張屏生，1998；江敏華，1998；江俊龍，2006；賴文英，2008a）、廣州話（麥耘，1990，1995；陳忠敏，2000）、粵北土話（莊初升，2004a，2004b；李冬香、莊初升，2009；鄭明中，2006）、吳語（李榮，1978；鄭張尚芳，1980，1981；潘悟雲，1988，曹志耘，2001）、徽語（錢惠英，1991；趙日新，2004；伍巍、王媛媛，2006）等。

就語用功能而言，「小稱」顧名思義原指事物較小或較少者（袁翠，2016）。隨著語言演變，小稱詞的功能便進一步虛化、泛化，小稱詞可以表示動植物的後代、名詞或動詞化標記、程度上的輕微、情感上的親密、輕蔑或厭惡等功能（Jurafsky，1996；錢曾怡，2002；雷容，2017；郭中，2018）。趙元任（1980：124-125）曾言：「從語意上說來，指小稱尾『兒』最初是『小』的意思，慢慢的說話人用來指他認為小的東西，最後變成無義，只表示文法功能上的改變，而不一定改變原來詞根的意思。」趙冬梅（2002：52）將幾位學者對於小稱詞的功能定義整理如下：（一）小稱表示微小、親昵、藐視等意義，也有時候變換詞性；（二）小稱在詞彙、語法、修辭等方面都起著積極的作用。小稱具有構成詞性、區分詞義、變換詞性以造成新詞的構詞作用，和表示指小、愛憎、語氣、附加感情色彩的修辭作用；（三）小稱最典型的特徵當為指小，它首先從名詞的稱小而來，用於指稱幼小的、形體小的人或事物，並由表示「小、少」而引申出特指義，用於特定的或較常的事物，有時還附加感情色彩，帶上昵稱或蔑稱的意味。

曹逢甫(2006)更提出小稱詞語法化的觀點來解釋漢語方言小稱詞的演變。一般而言，語法化過程最顯著的特點呈現在幾個方面。其一，詞彙會由實詞轉為虛詞；其二，語意會由原先的特定語意逐漸轉為特定語意的消失或虛化；其三，語音會由強轉弱（音節縮減、音段或超音段丟失等）。曹逢甫(2006)研究具有小稱詞的幾個漢語東南方言（吳、閩、粵、贛、徽），並指出這些小稱詞所含蓋的語意、語法範疇具有極高的相似性，語意從實到虛排列出小稱詞六個演變階段，如(3)所示。⁷

(3) 漢語方言小稱詞語法化歷程（曹逢甫，2006：4）



在小稱詞語法化歷程中，階段 E 特別需要注意，因為這個階段的小稱詞已經虛、泛化，與原始的「指小、表少」的功用差異甚大，尤其是 E4 和 E5。例如，臺灣四縣或海陸客家話動詞後接小稱詞綴[e³¹]或[ə⁵⁵]變成名詞，如梳子[si²⁴ e³¹/si⁵³ ə⁵⁵]、鋸子[ki⁵⁵ e³¹/ki¹¹ ə⁵⁵]、刨子[p^hau¹¹ e³¹/p^hau⁵⁵ ə⁵⁵]等，此即屬階段 E4 的小稱詞。再如，臺灣四縣或海陸客家話名詞後接小稱詞綴[e³¹]或[ə⁵⁵]，像豆子[t^heu⁵⁵ e³¹/t^heu³³ ə⁵⁵]、凳子[t^hen⁵⁵ e³¹/t^hen¹¹ ə⁵⁵]、蚊子[mun²⁴ e³¹/mun⁵³ ə⁵⁵]等，小稱詞綴已經轉變為名詞標誌，整個小稱詞的功用已經轉變為表示事物的總稱或泛稱，但因表面上仍可見小稱詞綴，且在日常生活用語中大部分的小稱詞綴不得省略，所以是屬階段 E5 的小稱詞。

⁷ 關於小稱詞語法化現象的探討，可參閱江敏華(2006)、邵慧君、萬小梅(2006)、高婉瑜(2007)、曹逢甫、劉秀雪(2008)、丁叢明、蔡晶(2011)、林華勇、盧妙丹(2016)等。

⁸ 針對階段 F，曹逢甫(2006)沒有舉例，也未說明其內涵。

總之，在小稱詞語法化歷程中，小稱詞綴會歷經「語音弱化、語意虛化、語用泛化」等情況，最後甚至整個小稱詞綴都消失不見，轉化為語音特徵後進而與詞根語素的韻母相互結合，例如官話方言的兒化、吳徽語的鼻化、粵北土話的喉塞化等，均為小稱詞綴由音段轉化為語音特徵的最佳寫照。小稱詞語法化的觀念將在本文後續的討論中再次提及。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田野調查法，由研究者到當地對發音人實施訪談。研究者分別於高陂鎮與湖寮鎮選取兩名發音人，發音人皆為土生土長的當地人，且均為退休小學教師。選取小學教師的理由在於，這些發音人具有中上的教育程度、識字且有足夠知識提供與本研究相關的額外資訊（如移民狀況、當地風俗等）。另外，本研究特別將高陂鎮烏槎村單獨列為一個調查點。根據徐登志、張瑞玲、劉玉蕉（2005）針對舊臺中縣的開發史所提，東勢客家話與大埔鎮高陂鎮烏槎村口音相當一致，因此烏槎村有必要單獨列點特別調查。全體參與本研究之發音人的基本資料如（4）所示。

（4）發音人基本資料

湖寮鎮

蒙○學，男，62歲，湖寮鎮新村，小學退休教師。

藍○琴，女，69歲，湖寮鎮古城村，小學退休教師。

高陂鎮

張○黎，男，67歲，高陂鎮代富村，小學退休教師。

李○玲，女，61歲，高陂鎮稼社村，小學退休教師。

高陂鎮烏槎村

廖○武，男，64歲，高陂鎮烏槎村，小學退休教師。

田○昌，男，60歲，高陂鎮烏槎村，小學退休教師。

本研究的調查字表是參考曹逢甫、李一芬（2005）、江俊龍（2006）、賴文英（2008b）、賴淑芬（2012：11）等設計而成。最前二筆文獻是針對東勢客家話[35/55]小稱調的專門性調查，特別是陰平調與去聲調，因此在本研究的調查字表中，陰平調與去聲調的詞根語素就特別多一些。如前所述，大埔客家話與東勢客家話的淵源頗深，因此這兩個調類的字詞

多一些將有助於深入瞭解大埔與東勢客家話小稱詞的關係。後兩筆文獻則列出客家話中常見的單音節詞根語素一百餘個。本研究統合上述文獻，整理出小稱詞調查字表，共計 152 個單音節詞根語素，如（5）所列，並依據調類（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將這些單音節詞根語素分類以利後續討論。

（5）小稱詞調查字表

陰平 [33]	鯉	獅	梳	蛄	簿	珠	豬
	溪	篩	糕	雞	歌	刀	馬
	遮	車	沙	瓜	龜	杯	筓
	梯	包	腰	鉤	鳥	簫	金
	柑	蚊	孫	村	星	釘	酸
	磚	攤	圈	鞭	辮	蜂	窗
	蔥	鐘	盃	坑	箱	槍	領
	冰	埔	尾	毛	山	開	膏
陽平 [13]	糠	篙	秧				
	棋	旗	梨	壺	櫛	螺	籬
	鵝	桃	耙	麻	球	牛	猴
	牌	刨	籃	鎌	蟬	盆	亭
上聲 [31]	盤	魚	鈴	熊	蟲	名	禾
	李	棗	狗	鈕	蚋	錶	餃
去聲 [53]	剪	毯	網				
	鋸	例	柿	布	兔	樹	芋
	帽	柚	櫃	墜	漏	豆	蓋
	妹	帶	袋	豹	轎	貓	調
	秤	燕	扇	凳	蒜	鑽	罐
陰入 [3]	鏡	粽	艾	痔	縫		
	鴨	蝨	塞	鐵	窟	刷	竹
陽入 [5]	屋	索	桌				
	盒	蝶	夾	碟	笛	賊	擦
	杓	鹿	鑊	粒	藥		

本研究整個操作過程如下。首先，研究者至湖寮鎮與高陂鎮尋找發音人，覓得適當發音人後旋即進入調查，調查過程中同時錄音以利後續的語音轉寫與覆核。調查過程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針對兩地客家話的單字調與兩字組連讀變調進行調查，第二部分則是透過研究者向發音人就（5）所列詞根語素逐一詢問與確認，並判斷小稱詞綴加入之後，詞根

語素是否產生連讀變調。本研究採用 SONY (ICD-SX713) 高品質專業級錄音筆，具備高靈敏度與超低雜訊的錄音品質，取樣頻率為 44.1K Hz，響應頻率範圍為 40~20,000 Hz，符合本研究的需求。

四、結果與討論

本節呈現調查結果與相關討論。單字調部分，湖寮鎮與高陂鎮客家話均相同，兩地客家話都有六個單字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調值依序分別均為[33, 13, 31, 53, 3, 5]，與東勢客家話單字調調值相同。⁹ 兩字組連讀變調部分，兩地客家話均屬前字變調型。高陂客家話有[35]及[55]兩種變調調值，[35]出現在陰平變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55]則出現在去聲變調（去聲 + 上聲、去聲、陰入）。湖寮客家話僅有一種變調調值[55]，出現在陰平變調（陰平 + 陽平、上聲、去聲）。小稱詞部分，調查結果如（6）所示，其中標以「*」者代表該字並無接小稱詞綴用法（以本調單說即可）或當地沒有這個字，但後者的情況較少見。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調查結果中，部分小稱詞綴的出現必須要以「小」[se³¹]的出現為前提，亦即當有[se³¹]出現時，小稱詞綴[ə³¹]才會出現，例如部分動物類名詞，否則只要單唸該字即可表示總稱或泛稱，這種情形充分顯露部分小稱詞（綴）仍具原始「指小、表少」的功能，所以才須與「小」[se³¹]一同出現來表示「指小、表少」。¹⁰

（6）湖寮鎮與高陂鎮客家話小稱詞調查結果

調類	字詞	高陂鎮小稱詞	高陂鎮烏槎村小稱詞	湖寮鎮小稱詞
陰平	鯉	li ³⁵ ə ³¹	*	li ⁵⁵ ə ³¹
	獅	si ³⁵ ə ³¹	si ³⁵ ə ³¹	si ⁵⁵ (t)ə ³¹
	梳	si ³⁵ ə ³¹	si ³⁵ ə ³¹	si ⁵⁵ ə ³¹
	姑	*	*	ku ⁵⁵ ə ³¹
	簿	p ^h u ³⁵ ə ³¹	p ^h u ³⁵ ə ³¹	p ^h u ⁵⁵ ə ³¹
	珠	tʃu ³⁵ ə ³¹	tʃu ³⁵ ə ³¹	tʃu ⁵⁵ ə ³¹
	豬	se ³¹ tʃu ³⁵ ə ³¹	se ³¹ tʃu ³⁵ ə ³¹	tʃu ⁵⁵ ə ³¹
	溪	se ³¹ k ^h e ³⁵ ə ³¹	se ³¹ k ^h e ³⁵ ə ³¹	se ³¹ k ^h e ⁵⁵ (t)ə ³¹

⁹ 這裡的上聲調[31]，有時會出現[11]變體，由於不論採用何者，對於整個聲調體系並不造成影響，故本研究將上聲調標示為[31]。依據江敏華（1998），東勢客家話的六個聲調分別為[33, 113, 31, 53, 32, 5]，與湖寮及高陂客家話的聲調差異不大。其他與東勢客家話有關的單字調研究，請參閱鄭明中（2014）。

¹⁰ 或許可以將這裡的後綴再細分成三類，亦即「小稱後綴」、「名詞後綴」，及「零形式後綴」。加在名詞或動詞之後產生表小、表少的語意者為「小稱後綴」。若加在名詞或動詞後只能形成一個名詞者為「名詞後綴」。誠如曹逢甫（2006）所述，這是小稱詞綴因語法化所產生的虛化結果。若名詞或動詞單念即可，這時可以假設其後所接的為「零形式後綴」。

篩	ts ^h e ³⁵ ə ³¹	ts ^h e ³⁵ ə ³¹	ts ^h e ⁵⁵ ə ³¹
糕	ko ³⁵ ə ³¹	ko ³⁵ ə ³¹	kau ⁵⁵ ə ³¹
雞	se ³¹ ke ³⁵ ə ³¹	se ³¹ ke ³⁵ ə ³¹	se ³¹ ke ⁵⁵ ə ³¹
歌	ko ³⁵ ə ³¹	ko ³⁵ ə ³¹	ko ⁵⁵ ə ³¹
刀	to ³⁵ ə ³¹	se ³¹ to ³⁵ ə ³¹	to ⁵⁵ ə ³¹
馬	ma ³⁵ lə ³¹	ma ³⁵ lə ³¹	ma ⁵⁵ lə ³¹
遮	tʃa ³⁵ lə ³¹	tʃa ³⁵ ə ³¹	tʃa ⁵⁵ lə ³¹
車	tʃ ^h a ³⁵ lə ³¹	tʃ ^h a ³⁵ ə ³¹	tʃ ^h a ⁵⁵ lə ³¹
沙	sa ³⁵ lə ³¹	sa ³⁵ ə ³¹	sa ⁵⁵ lə ³¹
瓜	kua ³⁵ lə ³¹	*	*
龜	se ³¹ kui ³⁵ ə ³¹	se ³¹ kui ³⁵ ə ³¹	*
杯	pui ³⁵ ə ³¹	pui ³⁵ ə ³¹	pui ⁵⁵ ə ³¹
筍	t ^h eu ³⁵ ə ³¹	t ^h eu ³⁵ ə ³¹	t ^h eu ⁵⁵ ə ³¹
梯	t ^h oi ³⁵ ə ³¹	t ^h oi ³⁵ ə ³¹	t ^h e ⁵⁵ ə ³¹
包	pau ³⁵ ə ³¹	pau ³⁵ ə ³¹	pau ⁵⁵ ə ³¹
腰	zau ³⁵ ə ³¹	*	zau ⁵⁵ ə ³¹
鉤	kieu ³⁵ ə ³¹	kieu ³⁵ ə ³¹	keu ⁵⁵ ə ³¹
鳥	tiau ³⁵ ə ³¹	tiau ³⁵ ə ³¹	tiau ⁵⁵ ə ³¹
簫	siau ³⁵ ə ³¹	siau ³⁵ ə ³¹	siau ⁵⁵ ə ³¹
金	kim ³⁵ mə ³¹	kim ³⁵ mə ³¹	kim ⁵⁵ mə ³¹
柑	kam ³⁵ mə ³¹	kam ³⁵ mə ³¹	kaŋ ⁵⁵ ɲə ³¹
蚊	mun ³⁵ nə ³¹	mun ³⁵ nə ³¹	mun ⁵⁵ nə ³¹
孫	sun ³⁵ nə ³¹	sun ³⁵ nə ³¹	sun ⁵⁵ nə ³¹
村	se ³¹ ts ^h un ³⁵ nə ³¹	se ³¹ ts ^h un ³⁵ nə ³¹	ts ^h un ⁵⁵ nə ³¹
星	sen ³⁵ nə ³¹	sen ³⁵ nə ³¹	*
釘	ten ³⁵ nə ³¹	ten ³⁵ nə ³¹	ten ⁵⁵ nə ³¹
酸	son ³⁵ nə ³¹	son ³⁵ nə ³¹	son ⁵⁵ nə ³¹
磚	tʃon ³⁵ nə ³¹	tʃon ³⁵ nə ³¹	tʃon ⁵⁵ nə ³¹
攤	t ^h an ³⁵ nə ³¹	t ^h an ³⁵ nə ³¹	t ^h an ⁵⁵ nə ³¹
圈	k ^h ien ³⁵ nə ³¹	*	k ^h ien ⁵⁵ nə ³¹
鞭	pien ³⁵ nə ³¹	pien ³⁵ nə ³¹	pien ⁵⁵ nə ³¹
辮	pien ³⁵ nə ³¹	pien ³⁵ nə ³¹	pien ⁵⁵ nə ³¹
蜂	se ³¹ p ^h uŋ ³⁵ ɲə ³¹	se ³¹ p ^h uŋ ³⁵ ɲə ³¹	p ^h uŋ ⁵⁵ ɲə ³¹
窗	ts ^h uŋ ³⁵ ɲə ³¹	se ³¹ ts ^h uŋ ³⁵ ɲə ³¹	ts ^h uŋ ⁵⁵ ɲə ³¹
蔥	*	*	ts ^h uŋ ⁵⁵ ɲə ³¹
鐘	*	*	se ³¹ tʃuŋ ⁵⁵ ɲə ³¹
盞	aŋ ³⁵ ɲə ³¹	aŋ ³⁵ ɲə ³¹	*
坑	*	*	se ³¹ k ^h aŋ ⁵⁵ ɲə ³¹
箱	sioŋ ³⁵ ɲə ³¹	sioŋ ³⁵ ɲə ³¹	sioŋ ⁵⁵ ɲə ³¹
槍	ts ^h ioŋ ³⁵ ɲə ³¹	ts ^h ioŋ ³⁵ ɲə ³¹	ts ^h ioŋ ⁵⁵ ɲə ³¹
領	lian ³⁵ ɲə ³¹	lian ³⁵ ɲə ³¹	*

	冰	*	*	*
	埔	*	*	*
	尾	*	*	*
	毛	*	*	*
	山	*	*	*
	開	*	*	*
	膏	*	*	*
	糠	*	*	*
	篙	*	*	*
	秧	*	*	*
陽平	棋	k ^h i ¹³ ə ³¹	k ^h i ¹³ ə ³¹	k ^h i ¹³ ə ³¹
	旗	k ^h i ¹³ ə ³¹	k ^h i ¹³ ə ³¹	k ^h i ¹³ ə ³¹
	梨	li ¹³ ə ³¹	li ¹³ ə ³¹	li ¹³ (t)ə ³¹
	壺	fu ¹³ ə ³¹	fu ¹³ ə ³¹	fu ¹³ ə ³¹
	櫛	tʃ ^h u ¹³ ə ³¹	tʃ ^h u ¹³ ə ³¹	tʃ ^h u ¹³ ə ³¹
	螺	lo ¹³ ə ³¹	lo ¹³ ə ³¹	lo ¹³ ə ³¹
	籬	lo ¹³ ə ³¹	lo ¹³ ə ³¹	lo ¹³ ə ³¹
	鵝	ŋo ¹³ ə ³¹	ŋo ¹³ ə ³¹	se ³¹ ŋo ¹³ ə ³¹
	桃	t ^h o ¹³ ə ³¹	t ^h o ¹³ ə ³¹	t ^h o ⁵⁵ (t)ə ³¹
	耙	p ^h a ¹³ lə ³¹	se ³¹ p ^h a ¹³ ə ³¹	p ^h a ¹³ lə ³¹
	麻	ma ¹³ lə ³¹	ma ¹³ ə ³¹	*
	球	k ^h iu ¹³ ə ³¹	k ^h iu ¹³ ə ³¹	k ^h iu ¹³ ə ³¹
	牛	se ³¹ ŋiu ¹³ ə ³¹	se ³¹ ŋiu ¹³ ə ³¹	se ³¹ ŋiu ¹³ ə ³¹
	猴	heu ¹³ ə ³¹	heu ¹³ ə ³¹	se ³¹ heu ¹³ ə ³¹
	牌	p ^h ai ¹³ ə ³¹	*	p ^h ai ¹³ ə ³¹
	刨	p ^h au ¹³ ə ³¹	p ^h au ¹³ ə ³¹	p ^h au ¹³ ə ³¹
	籃	lam ¹³ mə ³¹	lam ¹³ mə ³¹	laŋ ¹³ ŋə ³¹
	鏟	liam ¹³ mə ³¹	liam ¹³ mə ³¹	liam ¹³ ŋə ³¹
	蟬	ʃam ¹³ mə ³¹	ʃam ¹³ mə ³¹	ʃam ¹³ ŋə ³¹
	盆	p ^h un ¹³ nə ³¹	se ³¹ p ^h un ¹³ nə ³¹	p ^h un ¹³ nə ³¹
	亭	t ^h in ¹³ nə ³¹	t ^h in ¹³ nə ³¹	t ^h in ¹³ nə ³¹
	盤	p ^h an ¹³ nə ³¹	p ^h an ¹³ nə ³¹	p ^h an ¹³ nə ³¹
	魚	se ³³ ŋ ¹³ ŋə ³¹	ŋ ¹³ ŋə ³¹	ŋi ¹³ ə ³¹
鈴	se ³¹ liŋ ¹³ ŋə ³¹	se ³¹ liŋ ¹³ ŋə ³¹	lin ¹³ nə ³¹	
熊	ʒuŋ ¹³ ŋə ³¹	ʒuŋ ¹³ ŋə ³¹	ʒuŋ ¹³ ŋə ³¹	
蟲	tʃ ^h uŋ ¹³ ŋə ³¹	tʃ ^h uŋ ¹³ ŋə ³¹	tʃ ^h uŋ ¹³ ŋə ³¹	
名	*	*	*	
禾	*	*	*	
上聲	李	li ³¹ ə ³¹	li ³¹ ə ³¹	li ³¹ ə ³¹
	棗	tso ³¹ ə ³¹	tso ³¹ ə ³¹	tso ³¹ ə ³¹
	狗	se ³¹ keu ³¹ ə ³¹	se ³¹ keu ³¹ ə ³¹	se ³¹ keu ³¹ ə ³¹
	鈕	neu ³¹ ə ³¹	neu ³¹ ə ³¹	neu ³¹ ə ³¹

	蚬	kuai ³¹ ə ³¹	kuai ³¹ ə ³¹	*
	錶	piau ³⁵ ə ³¹	piau ³⁵ ə ³¹	piau ³¹ ə ³¹
	餃	kiau ³⁵ ə ³¹	kiau ³⁵ ə ³¹	kiau ¹³ ə ³¹
	剪	tsien ³¹ nə ³¹	tsien ³¹ nə ³¹	tsien ³¹ nə ³¹
	毯	t ^h an ³¹ nə ³¹	t ^h an ³¹ nə ³¹	t ^h an ³¹ nə ³¹
	網	mioŋ ³¹ ŋə ³¹	mioŋ ³¹ ŋə ³¹	mioŋ ³¹ ŋə ³¹
去聲	鋸	ki ⁵⁵ ə ³¹	ki ⁵⁵ ə ³¹	ki ⁵³ ə ³¹
	例	li ⁵⁵ ə ³¹	li ⁵⁵ ə ³¹	li ⁵³ ə ³¹
	柿	sɿ ⁵⁵ ə ³¹	sɿ ⁵⁵ ə ³¹	sɿ ⁵³ ə ³¹
	布	*	se ³¹ pu ⁵⁵ ə ³¹	pu ⁵³ ə ³¹
	兔	t ^h u ⁵⁵ ə ³¹	t ^h u ⁵⁵ ə ³¹	t ^h u ⁵³ ə ³¹
	樹	ʃu ⁵⁵ ə ³¹	ʃu ⁵⁵ ə ³¹	ʃu ⁵³ ə ³¹
	芋	vu ⁵⁵ ə ³¹	vu ⁵⁵ ə ³¹	vu ⁵³ ə ³¹
	帽	mo ⁵⁵ ə ³¹	mo ⁵⁵ ə ³¹	mo ⁵³ ə ³¹
	柚	ʒiu ⁵⁵ ə ³¹	ʒiu ⁵⁵ ə ³¹	ʒiu ⁵³ ə ³¹
	櫃	k ^h ui ⁵⁵ ə ³¹	k ^h ui ⁵⁵ ə ³¹	k ^h ui ⁵³ ə ³¹
	墜	ts ^h ui ⁵⁵ ə ³¹	ts ^h ui ⁵⁵ ə ³¹	ts ^h ui ⁵³ ə ³¹
	漏	leu ⁵⁵ ə ³¹	leu ⁵⁵ ə ³¹	leu ⁵³ ə ³¹
	豆	t ^h eu ⁵⁵ ə ³¹	t ^h eu ⁵⁵ ə ³¹	t ^h eu ⁵³ ə ³¹
	蓋	koi ⁵⁵ ə ³¹	koi ⁵⁵ ə ³¹	koi ⁵³ ə ³¹
	妹	moi ⁵⁵ ə ³¹	moi ⁵⁵ ə ³¹	moi ⁵³ ə ³¹
	帶	tai ⁵⁵ ə ³¹	tai ⁵⁵ ə ³¹	tai ⁵³ ə ³¹
	袋	t ^h oi ⁵⁵ ə ³¹	t ^h oi ⁵⁵ ə ³¹	t ^h oi ⁵³ ə ³¹
	豹	pau ⁵⁵ ə ³¹	pau ⁵⁵ ə ³¹	pau ⁵³ ə ³¹
	轎	k ^h iau ⁵⁵ ə ³¹	k ^h iau ⁵⁵ ə ³¹	k ^h iau ⁵³ ə ³¹
	貓	ŋiau ⁵⁵ ə ³¹	se ³¹ ŋiau ⁵⁵ ə ³¹	se ³¹ ŋiau ⁵³ ə ³¹
	調	tiau ⁵⁵ ə ³¹	tiau ⁵⁵ ə ³¹	tiau ⁵³ ə ³¹
	秤	se ³¹ t ^h iŋ ⁵⁵ nə ³¹	se ³¹ t ^h iŋ ⁵⁵ nə ³¹	t ^h iŋ ⁵³ nə ³¹
	燕	ʒen ⁵⁵ nə ³¹	ʒen ⁵⁵ nə ³¹	ʒen ⁵³ nə ³¹
	扇	ʃen ⁵⁵ nə ³¹	ʃen ⁵⁵ nə ³¹	ʃen ⁵³ nə ³¹
	凳	ten ⁵⁵ nə ³¹	ten ⁵⁵ nə ³¹	ten ⁵³ nə ³¹
	蒜	son ⁵⁵ nə ³¹	son ⁵⁵ nə ³¹	son ⁵³ nə ³¹
	鑽	tson ⁵⁵ nə ³¹	tson ⁵⁵ nə ³¹	tson ⁵³ nə ³¹
	罐	kuan ⁵⁵ nə ³¹	se ³¹ kuan ⁵⁵ nə ³¹	kuan ⁵³ nə ³¹
	縫	foŋ ³⁵ ŋə ³¹	foŋ ³⁵ ŋə ³¹	foŋ ¹³ ŋə ³¹
鏡	kiaŋ ⁵⁵ ŋə ³¹	kiaŋ ⁵⁵ ŋə ³¹	kiaŋ ⁵³ ŋə ³¹	
粽	tsuŋ ⁵⁵ ŋə ³¹	tsuŋ ⁵⁵ ŋə ³¹	tsuŋ ⁵³ ŋə ³¹	
艾	*	*	*	
痔	*	*	*	
陰入	鴨	ap ³ pə ³¹	ap ³ pə ³¹	ak ³ kə ⁵⁵
	蝨	sep ³ pə ³¹	sep ³ pə ³¹	*

	塞	set ³ tə ³¹	set ³ tə ³¹	set ³ tə ³¹
	鐵	t ^h iet ³ tə ³¹	t ^h iet ³ tə ³¹	t ^h iet ³ tə ⁵⁵
	窟	k ^h ut ³ tə ³¹	se ³¹ k ^h ut ³ tə ³¹	k ^h ut ³ tə ^{55/31}
	刷	sot ³ tə ³¹	sot ³ tə ³¹	sot ³ tə ³¹
	竹	tʃuk ³ kə ³¹	tʃuk ³ kə ³¹	tʃuk ³ kə ⁵⁵
	屋	vuk ³ kə ³¹	se ³¹ vuk ³ kə ³¹	vuk ³ kə ^{55/31}
	索	sok ³ kə ³¹	sok ³ kə ³¹	sok ³ kə ⁵⁵
	桌	tsok ³ kə ³¹	tsok ³ kə ³¹	tsok ³ kə ^{55/31}
陽入	盒	hap ⁵ pə ³¹	hap ⁵ pə ³¹	hak ⁵ kə ³¹
	蝶	ʒap ⁵ pə ³¹	ʒap ⁵ pə ³¹	ʒak ⁵ kə ³¹
	夾	kiap ⁵ pə ³¹	kiap ⁵ pə ³¹	kiak ⁵ kə ³¹
	碟	t ^h iap ⁵ pə ³¹	t ^h iap ⁵ pə ³¹	t ^h iak ⁵ kə ³¹
	栗	lit ⁵ tə ³¹	lit ⁵ tə ³¹	lit ⁵ tə ³¹
	笛	tet ⁵ tə ³¹	tet ⁵ tə ³¹	tet ⁵ tə ³¹
	賊	ts ^h et ⁵ tə ³¹	ts ^h et ⁵ tə ³¹	ts ^h et ⁵ tə ³¹
	擦	ts ^h ut ⁵ tə ³¹	ts ^h ut ⁵ tə ³¹	ts ^h ut ⁵ tə ³¹
	杓	ʃok ⁵ kə ³¹	ʃok ⁵ kə ³¹	ʃok ⁵ kə ³¹
	鹿	luk ⁵ kə ³¹	luk ⁵ kə ³¹	luk ⁵ kə ³¹
	鑊	vok ⁵ kə ³¹	vok ⁵ kə ³¹	vok ⁵ kə ³¹
	粒	*	*	*
	藥	*	*	*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分述如下。首先，高陂與湖寮客家話小稱詞均以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的方式呈現，共時平面上所呈現的小稱詞綴均為[ə³¹]（少數為[tə³¹]），部分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之後出現連讀變調，且可依調類不同進行歸類。就小稱詞形成而言，湖寮及高陂客家話與東勢客家話極不相同，東勢客家話是以單音節詞跟語素攜帶小稱調的方式形成小稱詞。其次，就小稱詞語法化階段而言，高陂與湖寮客家話的小稱詞都已屬語法化歷程的階段 E，小稱詞綴在功能上大都表示名詞標記（如「旗子」[k^hi³⁵ ə³¹]、「豆子」[t^heu⁵⁵ ə³¹]、「兔子」[t^hu⁵⁵ ə³¹]）、名詞化標記（如「刨刀」[p^hau³⁵ ə³¹]、「擦子」[ts^hut⁵ tə³¹]）、專指（「芒果」[son³⁵ nə³¹]、「腎臟」[ʒau³⁵ ə³¹]）、特指（「招牌」[p^hai³⁵ ə³¹]、「小車、玩具車」[tʃ^ha³⁵ lə³¹]）等，語意、語用方面已極為虛化、泛化，部分小稱詞綴須透過在詞根語素之前加上「小[se³¹]」才能產生「指小、表少」的語意。

再者，在小稱詞綴語音形式方面，[tə]裡的聲母[t]也因語法化的關係造成語音磨損，在湖寮與高陂客家話裡幾乎消失或是被取代，此種現象類似閩語小稱詞綴「囧」的演變過程：*[kian/ŋ]→[kiã/kã]→[iã/ã]→[ia/a]→[ɛ]（曹逢甫、劉秀雪，2001：325），語法化過程中響度最低的塞音最先脫落。令人訝異的是，小稱詞綴[tə]卻廣泛存在大埔縣東部、東南部的客家方言中。據此，本研究認為，[tə]是大埔縣客家方言小稱詞綴的原始形式，這一點容稍後再

行論述。

此外，當根語素帶陽聲韻尾[-m, -n, -ŋ]或入聲韻尾[-p, -t, -k]時，小稱詞綴則分別為[mə³¹, nə³¹, ŋə³¹, pə³¹, tə³¹, kə³¹]。從泛語言的角度來看，CV音節是語言中最無標的音節結構，所有語言均有這種音節結構（趙忠德，2006；Roca & Wyn，1999：245-246）。針對這樣現象，本研究提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大埔縣客家話小稱詞綴原始音段為[tə]，當詞根語素帶有輔音韻尾時，韻尾輔音自然展延到小稱詞綴[tə]的聲母位置，進而取代原先的聲母[t]，這是一種透過完全同化（total assimilation）而產生的發音簡化（ease of articulation）。從自主音段理論（Autosegmental Phonology）角度觀之，這種韻尾展延、取代的現象可以表示如（7）（σ表示音節；N表示鼻音韻尾；T表示塞音韻尾；虛線代表音段展延）。

（7）自主音段理論中韻尾展延（coda spreading）



第二種觀點是，大埔縣客家話原始小稱詞綴為[tə]，因為語法化的關係，響度低的音段[t]先脫落了，最終形成不帶聲母的[ə]（類似先前提閩語[kian/ŋ]的例子），此時詞根的輔音韻尾[-m, -n, -ŋ, -p, -t, -k]乃順勢展延到小稱詞綴[ə]填補其聲母空缺。由於[tə]及[ə]均存在於共時平面上，若單就韻尾輔音展延而論，本研究暫時無法判斷何種觀點為正確。然而，若同時將[i, e, u, o, a]等元音結尾的詞根語素列入考量，則以第二種觀點較具解釋力。

先就[i, e, u, o]元音結尾的詞根語素來談，小稱詞綴為[ə³¹]，為何[i, e, u, o]元音結尾的詞根語素後方的的小稱詞綴沒有聲母呢？這個問題可從兩個方面回答。其一，小稱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非常高，高頻使用容易造成小稱詞綴的「語音磨損」（曹逢甫，2006），因此響度低的[t]脫落了。其二，即便要形成小稱詞綴的聲母，[e, o]並無相應的輔音，當這些元音展延至小稱詞綴[ə³¹]的聲母位置，由於這個位置需要一個具輔音性的（[+consonantal]）音段，因此[e, o]無法轉化為符合這個位置的相應輔音。再來，雖然[i, u]在客家話中可以轉化為相應且具強輔音性的輔音[ʒ, v]，但轉化而來的[ʒ, v]其後總是要伴隨高元音[i, u]韻母方得出現。¹¹ 此外，根據《大埔縣誌》提供的音節表（大埔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2：

¹¹ 鍾榮富（2004：256-257）指出，客家話音節若以[i, u]元音或[-i-, -u-]介音開頭時，其中的高元音會展延（spread）至聲母位置的空缺，並轉換為相應的輔音[ʒ(j), v]。此種情況顯然不適用於此，因為湖寮與高

602-603)·[ʒə, və, ʒən, vən, ʒət, vət]等音節均不符大埔客家話音節的構音限制，因此在[i, e, u, o]等元音結尾的詞根語素之後，小稱詞綴才維持零聲母的[ə³¹]。事實上，能與[ʒ, v]組成音節的韻母相當少，這兩個聲母對於韻母的選擇限制性很大。綜合上述兩個觀點，湖寮與高陂客家話小稱詞綴的[t]因高頻使用而脫落，與此同時，詞根語素的元音韻尾[i, e, u, o]無法產生相應的輔音聲母，又或相應輔音聲母所形成的音節不合法，故小稱詞綴僅能維持不帶聲母[ə³¹]的語音形式。

再就[a]元音結尾的詞根語素來談，除烏槎村外的調查結果中，小稱詞綴為[lə³¹]，例如[tʰa³⁵lə³¹]「車」、[tʃa³⁵lə³¹]「遮」、[kua³⁵lə³¹]「瓜」、[sa³⁵lə³¹]「沙」、[p^ha³⁵lə³¹]「耙」等。根據《大埔縣誌》提供的音節表，[lə]雖未符合大埔縣客家話音節的構音限制，但[lən, lət]卻是合法的音節。就音節結構標記性（markedness）而論，CVC 較 CV 來得有標，前者存在蘊涵後者存在的可能（Roca & Wyn, 1999: 247），而[ə]又是最無標的元音，據此便可推斷[lə]是可存在的。此外，[l]對韻母的選擇性限制也比前述的[ʒ, v]小很多，依據《大埔縣誌》所提供的音節表，絕大部分韻母均可與聲母[l]結合形成音節。針對[l]作為小稱詞綴[ə³¹]的聲母，本研究認為，[l]是[t]於脫落前在兩個元音包夾下所生的一個相同發音部位的高響度變體，也因為[l]的高響度才使得它在語法化過程中被保留下來。聲母[l]的出現或許也與詞根語素的[a]的響度有關。元音響度與發音時的開口度有關，開口度越大，元音聽起來也就越響。[a]是低元音，[i, u, e, o]均為中高以上元音，因此[a]是所有元音中響度最高的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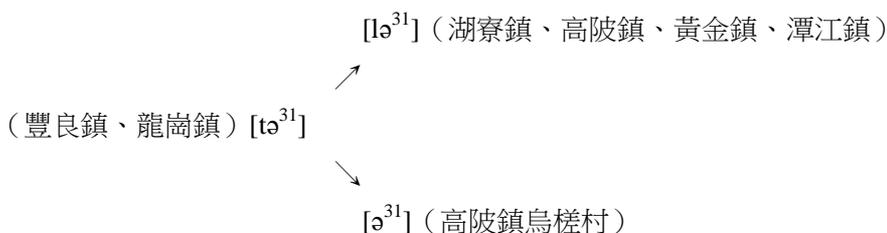
現在，回頭來說明被除外的烏槎村小稱詞，本研究假設[t]一開始就脫落了，故高響度變體[l]失之所據而無法出現，故不論詞根語素的結尾元音為何，烏槎村小稱詞所利用的小稱詞綴均為[ə³¹]。事實上，根據研究者針對廣東省豐順縣北部黃金、潭江、豐良、龍崗等臨近大埔縣的鎮級客家話小稱詞的調查，如（8）所列，以[a]結尾的詞根語素後接的小稱詞綴在黃金、潭江用[lə³¹]，在豐良、龍崗用[tə³¹]（[33]為陰平調，[24]為陽平調，[33-24]為陰平變調）。¹² 本研究將以[a]結尾的詞根語素其後接小稱詞綴的系列演變圖示於（9），每種詞綴類型均可在共時平面上找到相應的客家方言。

陂客家話小稱詞綴的韻母為[ə]，非高元音，故[ʒ, v]並無產生的源頭。

¹² 本研究列舉的豐順縣四個鎮的客家話，若詞根語素為[m, n, ŋ, p, t, k]等輔音結尾，這些輔音韻尾同樣會展延至後方小稱詞綴的聲母位置。另外，排除以[a]結尾的詞根語素，其他元音結尾的詞根語素後接的小稱詞綴，在黃金、潭江為[ə³¹]，聲母[t]已脫落，但在豐良、龍崗仍維持[tə³¹]。換言之，豐良與龍崗客家話的小稱詞綴皆為[tə³¹]，不論哪一個元音結尾的詞根語素均相同。另外，須要特別一提的是，根據《豐順縣志》的記載，豐順縣縣治所在地的湯坑鎮並無小稱詞綴的使用，這一點與梅縣客家話不同（豐順縣志編纂委員會，1995: 923）。然而，這只是湯坑客家話的語音特點，並非整個豐順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根據研究者親自走訪，類似湯坑客家話沒有小稱詞綴的方言點尚有湯南鎮（位於湯坑鎮南邊）、埔寨鎮（位於湯南鎮西南邊），這些鎮全都集中在豐順縣的東南邊緣，與廣東省揭陽市相鄰。至於豐順縣北部與梅縣、大埔縣相鄰的豐良、龍崗、黃金、小勝、潭江、砂田等鎮則均有小稱詞綴的使用。

(8) 豐順縣北部黃金、潭江、豐良、龍崗等鎮客家話小稱詞

字詞	黃金鎮	潭江鎮	豐良鎮	龍崗鎮
車	ts ^h a ³³⁻²⁴ lə ³¹	ts ^h a ³³⁻²⁴ lə ³¹	ts ^h a ³³⁻²⁴ tə ³¹	ts ^h a ³³ tə ³¹
遮	t ^h sa ³³⁻²⁴ lə ³¹	t ^h sa ³³⁻²⁴ lə ³¹	t ^h sa ³³⁻²⁴ tə ³¹	t ^h sa ³³ tə ³¹
瓜	kua ³³⁻²⁴ lə ³¹	kua ³³⁻²⁴ lə ³¹	kua ³³⁻²⁴ tə ³¹	kua ³³ tə ³¹
沙	sa ³³⁻²⁴ lə ³¹	sa ³³⁻²⁴ lə ³¹	sa ³³ tə ³¹	sa ³³ tə ³¹
馬	ma ³³⁻²⁴ lə ³¹	ma ³³⁻²⁴ lə ³¹	ma ³³ (單用即可)	ma ³³ (單用即可)
耙	p ^h a ²⁴ lə ³¹	p ^h a ²⁴ lə ³¹	p ^h a ²⁴ (單用即可)	p ^h a ²⁴⁻¹¹ tə ³¹
(芝)麻	ma ²⁴ lə ³¹	ma ²⁴ lə ³¹	ma ²⁴ (單用即可)	ma ²⁴ (單用即可)

(9) 以[a]結尾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tə³¹]的演變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湖寮客家話中有幾個詞根語素接的小稱詞綴可以是[ə³¹]或[tə³¹]，例如 [se¹¹ k^he⁵⁵ (t)ə³¹]「小溪」、[t^ho⁵⁵ (t)ə³¹]「桃」、[li¹³ (t)ə³¹]「梨」。如前所述，本研究假設[tə³¹]為小稱詞綴[ə³¹]的早期形式，後因聲母[t]磨損脫落而形成[ə³¹]，這樣的假設有助於說明[tə³¹]與[ə³¹]之間的變異，但此假設能否成立須要回答兩個問題。其一，為何本研究認為[tə⁵⁵]（後來變為[t)ə³¹])是大埔縣小稱詞綴的早期形式？其二，為何[t]會脫落？第一個問題可以根據研究者對大埔縣東部、東南部的百侯、楓朗、平原、雙溪、大東、岩上等鎮村客家話小稱詞的調查結果而獲得支持，(10) 列出幾個小稱詞的調查結果。¹³

(10) 百侯、楓朗、平原、雙溪、大東、岩上等地客家話小稱詞

字詞	百侯鎮	楓朗鎮	平原村	雙溪村	大東鎮	岩上村
金	kim ³³ tə	kim ⁵³ tə ⁵⁵	kim ³³ tə			
孫	sun ³³ tə	sun ⁵³ tə ⁵⁵	sun ³³ tə			

¹³ 研究者同時也利用與本研究相同的字表調查了大埔縣百侯、楓朗、平原、雙溪、大東、岩上等地客家話小稱詞。為顧及論述的整體性與這六個方言點小稱詞的高度相似性，研究者在此僅呈現一小部分調查結果做為說明之用，完整調查結果請參閱鄭明中(2021)。

桃	t ^h o ²⁴ tə	t ^h o ²⁴ tə ⁵⁵	t ^h o ³¹ tə ⁵⁵	t ^h o ³¹ tə ⁵⁵	t ^h o ²⁴ tə ⁵⁵	t ^h o ²⁴ tə
猴	heu ²⁴ tə	heu ²⁴ tə ⁵⁵	heu ³¹ tə ⁵⁵	heu ³¹ tə ⁵⁵	heu ²⁴ tə ⁵⁵	heu ²⁴ tə
狗	kieu ³¹ tə	kieu ³¹ tə ⁵⁵	kieu ³¹ tə			
剪	tsien ³¹ tə	tsien ³¹ tə ⁵⁵	tsien ³¹ tə			
蒜	son ⁵³ tə	son ³¹ tə ⁵⁵	son ¹¹ tə ⁵⁵	son ³¹ tə ⁵⁵	son ⁵³ tə ⁵⁵	son ⁵³ tə
芋	vu ⁵³ tə	vu ³¹ tə ⁵⁵	su ¹¹ tə ⁵⁵	vu ³¹ tə ⁵⁵	vu ⁵³ tə ⁵⁵	vu ⁵³ tə
桌	tsok ³ tə	tsok ³ tə ⁵⁵	tsok ³ tə			
鴨	ap ³ tə	ap ³ tə ⁵⁵	ap ³ tə			
杓	fok ⁵ tə	fok ⁵ tə ⁵⁵	fok ⁵ tə			
賊	ts ^h et ⁵ tə	ts ^h et ⁵ tə ⁵⁵	ts ^h et ⁵ tə			

從(10)所列結果可知，這六個方言點亦是透過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tə]來形成小稱詞。但與高陂、湖寮不同之處在於，這六個方言點的小稱詞綴一致地顯示為[tə⁵⁵]或[tə]，帶[55]高平調或輕聲。本研究曾於第1節討論大埔縣方言分片，吉川雅之(1988)認為平原、光德、楓朗、雙溪、大東等五個方言點應為大埔話的代表，因為這五個方言點的語音共同點明顯。《大埔縣誌》則將平原、楓朗、雙溪、大東等地劃歸為一方言區，將百侯、湖寮劃歸為另一方言區。吉川雅之(1988)或《大埔縣誌》的方言分區都顯示，這七個方言點彼此關係密切，內部一致性很高，連小稱詞綴的語音形式也都相同。另外，何耿鏞(1993: 35)在分析客家方言詞綴時也發現[tə]小稱詞綴的用法，「後綴“得”讀輕聲de，性質和後綴“子”相同，兩者往往可以互換，如“雞子~雞得”、“桌子~桌得”。」吳中杰(2009: 14)調查楓朗客家話時也發現，楓朗客家話使用的小稱詞綴為[tə⁵]或[tə⁵⁵]，且沒有連讀變調產生。再者，從跨語言語音演變角度來看，語音脫落(deletion)比語音增生(insertion)來得常見，前者是語言演變過程中為追求發音或結構簡化而產生的自然現象，後者則需要有特別的動機、理由來支持(王士元, 1988: 90)。這種音段脫落的情況廣見於漢語方言的小稱詞綴，例如官話的兒尾變兒化、吳徽語的鼻尾變鼻化、粵北土話的喉塞尾變喉塞化等都是音段轉變為語音特徵的表現(李思敬, 1986; 曹志耘, 2001; 趙日新, 2004; 鄭明中, 2006)，甚至最後連鼻化與喉塞化都消失了，轉變為小稱調出現在詞根語素上。據此，本研究假設由[tə]變為[ə]會比由[ə]變為[tə]來得合理。¹⁴

至於聲調為何會從[55]變[31]，本研究認為可能是受到鄰近的梅縣客家話所影響而後起的方言接觸現象。梅縣客家話是客家話中的權威方言(謝永昌, 1994: 1, 1997)，梅縣客家話的小稱詞綴為[e³¹]。從(1)所呈現的地理位置圖來觀察，湖寮與高陂比其他大埔縣東部、東南部的鎮村更接近梅縣(歸梅州市管轄)，且湖寮與高陂原本就是大埔縣的重要政經

¹⁴ 有位審查人指出，離高陂鎮烏槎村甚近的(豐順縣)潭江鎮鳳畬話的小稱詞綴為[oi]，有別於多數畬語的小稱詞綴[tsɔi]，與烏槎村的[tə]→[ə]同為聲母脫落。據此，此種小稱詞綴聲母脫落現象或可視為是該區域的共同特徵。不過，這種區域變化的分布有多廣仍待進一步調查。

中心，與梅縣的往來肯定比大埔縣東部、東南部鎮、村來得密切。再者，社會語言學研究也顯示，語言使用的不平衡性也出現在距離城區遠近程度上，遠離城區有助於古老形式保存，不論語音、詞彙、句法哪一面向皆然（徐大明，2006；游汝杰、鄒嘉彥，2011）。¹⁵ 在本研究調查的湖寮客家話中，部分陰入調詞根語素形成的小稱詞（[tsok³ kə^{55/31}]「桌」、[vuk³ kə^{55/31}]「屋」、[k^hut³ tə^{55/31}]「窟」），其小稱詞綴有[ə³¹]或[ə⁵⁵]兩種聲調選擇，其餘的陰入調字及其他調類的字的小稱詞綴則一律採用[ə³¹]。這種情況可以視為是[ə³¹]或[ə⁵⁵]處於自由變異（free variation）的狀態，呈現出由[ə⁵⁵]往[ə³¹]過渡的演變方向，而且[ə⁵⁵]往[ə³¹]變化似乎已趨近於完成。

針對第二個問題，為何[t]會脫落？事實上，這是小稱詞語法化過程中常見的現象。如前所述，語法化現象通常會帶來「語音弱化、語意虛化、語用泛化」。就語音弱化（或磨損）而言，在語法化過程中，響度越低的音段越容易脫落，因此[t]從[tə³¹]脫落相當正常，[ə]是小稱詞綴的核心，且響度高於[t]許多，這種情況也見諸於前述的閩語小稱詞綴。根據曹逢甫、劉秀雪（2001），閩語小稱詞綴本為「囡」[kian/ŋ]，小稱詞綴由於經常使用，所以導致語音弱化、語意虛化、語用泛化，最後[kian/ŋ]在閩語中弱化到只剩下一個元音[a]。由於語音已經退化到只剩一個[a]元音，語意、語用也極度虛化、泛化，此時人們已經無法再辨識其小稱語意，這時若再有表示小稱的語意需求，則必須在弱化的[a]之後再接「囡」，例如「牛a囡、豬a囡、狗a囡」等，開啟另一次的小稱詞語法化輪迴。¹⁶

本研究也注意到，兩地客家話由上聲調與入聲調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ə³¹]所形成的小稱詞，詞根語素並無產生連讀變調（tone sandhi），但由其他聲調的詞根語素所產生的小

¹⁵ 城市方言變化速度比郊區方言來得快的例子可見於上海話的單字調數量。上海話原先有八個單字調，目前市區上海話只剩下5個單字調，只有郊區上海話仍保留8個單字調，而且離市區越遠，單字調的數量就慢慢由5個增至8個（游汝杰、鄒嘉彥，2011: 30-31）。再如，李偉（2010）研究晉語陽泉方言的聲韻調近50年來的變異，並根據調查結果就城鄉差異進行分析，總體的變異情形是城區大於郊區。另外，近年來，中國城市快速發展導致很多「城中村」的產生，因此中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對於鄉村方言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語言變異也投以相當的關注（徐大明，王玲，2010；李榮剛，2011），對此議題感興趣的讀者，可自行登錄「中國學術文獻網路出版總庫」查閱相關文獻。

¹⁶ 看到這裡，讀者心中可能會有個問題，可否將大埔縣客家方言小稱詞綴的原始形式假設為[ə³¹]，而[tə⁵⁵]是一個後起而帶高調的小稱詞綴？研究者認為，這個思考方向會產生幾個問題。其一，小稱詞綴增生聲母[t]就是第一個問題，為何高陂與湖寮客家話大量用[ə³¹]，但大埔縣東部、東南部客家方言卻用[tə⁵⁵]？雖然增生聲母[t]有助於產生跨語言最喜好的CV音節，但卻必須解釋[t]聲母增生的問題，又或為何增生的不是[t]以外的高響度音段呢？其二，一般來說，小稱詞研究顯示，小稱高調均出現於詞根語素上而非小稱詞綴上（例如此處的[tə⁵⁵]）。既然已有小稱詞綴，小稱詞綴帶不帶高調即無關緊要了，梅縣客家話的[ə³¹]及一般常見的「子」[tsɿ]就是最佳例子。其三，大埔縣西部、南部與豐順縣北部由於地理位置上鄰近梅縣，因此受到客家話中權威、強勢的梅縣客家話影響，故小稱詞綴的聲調由[55]變為[31]，這種強勢方言影響弱勢方言的例子在方言接觸研究中處處可見。有鑑於此，若將[tə⁵⁵]視為大埔縣客家方言小稱詞綴的原始形式，再搭配語法化過程中對小稱詞綴所造成的語音磨損，以及強勢方言對於弱勢方言的「語言強加」（linguistic imposition）而造成的聲調置換。「語言強加」的概念係由van Coetsem（1988）提出，這是由於語言接觸所帶來的強力影響。Winford（2003，2005）也提到語言強加效應除了可在雙語使用者身上看到，在相對弱勢的語言上也時常看到優勢語言的強加效應。

稱詞就非如此。高陂客家話（含烏槎村）有[35]及[55]兩個出現於詞根語素的連讀變調（均非本調），前者出現於陰平調字，後者則出現於去聲調字。湖寮客家話則只有一個出現於詞根語素的連讀變調[55]（亦非本調），且僅出現於陰平調字。換言之，兩地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有兩種方式，一為僅後接小稱詞綴[ə³¹]，二是除了後接小稱詞綴[ə³¹]之外，詞根語素還產生了調值不屬於單字調系統的連讀變調，調值與東勢客家話的陰平/去聲連讀變調與小稱調相同。東勢客家話小稱詞是以單音節詞唸讀帶[35]調（少數去聲字變讀為[55]調）的小稱調形式出現，例如[kim³⁵]「金」、[sun³⁵]「孫」、[tʃa³⁵]「遮」、[tʃ^ha³⁵]「車」等，[35]（或[55]）亦非東勢客家話的單字調。由此可知，東勢與大埔客家話確實關係緊密，特別是高陂客家話。再者，Ohala（1984，1994）從生物學或動物行為學（ethology）的角度提出「頻率編碼」（the frequency code），指出高調常用來表示細小、弱小、屈服、討好，而低調則用以表示巨大、統領、威脅、侵犯，所以高調所含蓋的語意與小稱相似。漢語方言的小稱調也以高調的形式出現居多，例如高平、高升、超高調（平田昌司，1983；朱曉農，2004；賴文英，2008a；李冬香，2010）。所以，高陂與湖寮客家話使用的[35]與[55]連讀變調都屬於高調的範疇，也都是漢語方言中小稱調的常見形式。據此，高陂客家話中[35]與[55]兩個連讀變調有助於強化、支持東勢客家話[35]與[55]小稱調的起源，特別是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詞綴已經丟失，小稱高調成為小稱詞唯一的標記（曹逢甫、李一芬，2005）。

本研究調查中也發現，高陂客家話詞根語素讀為[am, ap]韻者，湖寮客家話則變讀為[aŋ, ak]韻，且這種情形只出現於韻核元音為[a]時，如[kam³⁵ mə³¹/kaŋ⁵⁵ ŋə³¹]「柑」、[ʃam³⁵ mə³¹/ʃaŋ¹³ ŋə³¹]「蟬」、[lam³⁵ mə³¹/laŋ¹³ ŋə³¹]「籃」、[hap⁵ pə³¹/hak⁵ kə³¹]「盒」、[kiap⁵ pə³¹/kiak⁵ kə³¹]「夾」、[liam³⁵ mə³¹/liāŋ¹³ ŋə³¹]「鎌」。這樣的韻尾變化也導致增生於小稱詞綴[ə³¹]的聲母不同。根據《大埔縣誌》（大埔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2：600）與李菲、甘于恩（2014）、李菲（2018）針對湖寮客家話聲韻調的音系描寫，以及作者親自調查，湖寮客家話的音系中有[an, aŋ, at, ak]等韻，但卻無[am, ap]兩韻。¹⁷ 那麼，高陂[am, ap]變成湖寮[aŋ, ak]的可能原因為何？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面向回答。其一，[m, p]是雙唇音，[ŋ, k]為舌根軟顎音，[a]為後低元音。從發音機理來看，發[am, ap]的難度高於發[aŋ, ak]，理由是發[aŋ, ak]只要將舌頭後部上翹，抵住軟顎將氣流堵住即可，開口度幾乎維持與[a]相同的位置。然而，[m, p]對氣流的阻塞點在雙唇，因此發[am, ap]時開口度要從很開到完全緊閉，舌位高度的變化增加發音的時間與複雜度，所以[am, ap]變[aŋ, ak]是發音上的簡化。其二，這樣的變化與元音舌位高低（開口度大小）及韻尾發音位置前後有關，一些語音演變是由於在言語生成過程中，受到相鄰語音的相互影響而產生的。以目前的例子來說，通常低元音比高元音較易引

¹⁷ 吉川雅之（1998）針對湖寮鎮（郊區雙坑村）的調查發現仍有鼻韻尾[m]，但卻未指出鼻韻尾[m]是否存在於變讀成[ŋ]的情況。確實，湖寮客家話仍存有鼻韻尾[m]，但李菲（2018）及本研究則明確指出[am, ap]變讀成[aŋ, ak]。

起陽聲韻尾與入聲韻尾的演變，前輔音韻尾比後輔音韻尾較易發生變化（陳曉錦，1999；Chen，1975），所引起的變化包括發音位置改變[p→k/m→ŋ]、轉化為鼻化或緊喉特徵、或韻尾脫落等。舉例來說，根據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對於中國大陸42處方言點及北京話的陽聲韻進行調查，發現前鼻音韻尾及雙唇鼻音韻尾較不穩定，而後鼻音韻尾比較穩定，不易鼻化或失落。同時，他也歸納出前後鼻音韻尾可以交互往對方方向發展（互轉），但幾乎不會往雙唇鼻音韻尾發展。就舌位高低來說，韻腹若為舌位靠後或較低元音，則鼻音韻尾易變為後鼻音。其三，就語音標記性（markedness）而言，在漢語方言中的六個輔音韻尾，軟顎音比唇音更自然，更無標，如（11）所示。

（11）漢語方言韻尾分布表（張吉生，2007：1）

方言 \ 韻尾	[p]	[t]	[k]	[ʔ]	[m]	[n]	[ŋ]
北方方言（北京）	-	-	-	-	-	+	+
吳方言（蘇州）	-	-	-	+	-	+	+
粵方言（廣州）	+	+	+	-	+	+	+
閩方言（潮州）	+	-	+	+	+	-	+
贛方言（南昌）	-	+	+	-	-	+	+
湘方言（長沙）	-	-	-	-	-	+	-
客方言（梅縣）	+	+	+	-	+	+	+

軟顎音韻尾[ŋ, k]比唇音韻尾[m, p]分布來得廣。因此，高陂的[am, ap]變成湖寮的[aŋ, ak]是一種有標往無標方向的演變，是同時受到元音與鼻音發音位置與語音標記性的影響所產生的結果。這樣的韻尾演變模式也可從為數眾多的漢語韻尾發展的相關研究中獲得支持（潘家懿，1998；陳曉錦，2001；邵慧君，2003；劉澤民，2009）。

最後，本研究要討論廣東省大埔縣客家方言與東勢客家話在小稱詞綴演變上的關係。根據上方不同方言分片的親屬語言比較，大埔縣客家方言的小稱詞都帶有小稱詞綴（部分兼具連讀變調），與東勢客家話完全採用[35/55]小稱變調的方式形成單音節小稱詞不同，臺灣的其他客家話也以後接小稱詞綴形成小稱詞居多。此外，湖寮客家話採用後接小稱詞綴來形成小稱詞，但湖寮客家話小稱詞綴在陰入調詞根語素之外的其他調類詞根語素均顯示為[(t)ə³¹]。當湖寮客家話面對陰入調詞根語素時，有兩種小稱詞構成方式，一種為後接[(t)ə³¹]綴，另一種為後接[(t)ə^{55/31}]綴，如（12）所示。

（12）湖寮客家話的陰入調小稱詞

詞根語素	小稱詞	詞根語素	小稱詞
桌	tsok ³ kə ^{55/31}	鴨	ak ³ kə ³¹

蟲	*	鐵	t ^h et ³ tə ³¹
屋	vuk ³ kə ^{55/31}	竹	tʃuk ³ kə ³¹
窟	k ^h ut ³ tə ^{55/31}	刷	so ³ tə ³¹
索	sok ³ kə ³¹	塞	set ³ tə ³¹

所以，大埔客家話的小稱詞綴原先可能是[tə⁵⁵]，後來才轉變為[(t)ə³¹]，[(t)ə^{55/31}]出現可以確認這樣的轉換過程，然小稱詞綴[(t)ə⁵⁵]的分布地區有待進一步調查，畢竟大埔縣還有很多客家方言點未受到關注，不過本研究已呈現出一個概況，特別是大埔縣中部、東部、東南部客家方言小稱詞。

先前文獻均只關注高陂及其周邊的幾個客家方言，所以調查結果幾乎只發現[ə³¹]（吳中杰對於楓朗客家話的調查是唯一的例外），因而無法了解大埔客家話小稱詞綴的演變過程。透過上方所呈現的親屬語言比較，大埔縣客家方言小稱詞綴的整個演變應可假設為：[tə⁵⁵]→[(t)ə^{55/31}]→[(t)ə³¹]，大埔縣客家方言小稱詞綴的原始形式應為[tə⁵⁵]（大埔縣東部、東南部客家方言），而後來受到臨近的強勢梅縣客家話影響，在聲調上產生[55/31]的過渡變異（大埔縣中部的湖寮客家話），到最終變成[31]（大埔縣南部的高陂客家話，地理位置上離梅縣最近）。臺灣東勢客家話則是丟失小稱詞綴，但其所丟失的小稱詞綴到底是[(t)ə⁵⁵]或是[(t)ə³¹]則有待進一步研究。¹⁸ 目前，絕大部分相關研究文獻均支持小稱詞綴脫落的說法（董忠司，1994；江敏華，1998；劉英享，1999；曹逢甫、李一芬，2005）。¹⁹ 此外，吳中杰（2009）查閱岸裡大社文書，即神岡、東勢、豐原一帶居民與巴宰平埔族歷任通事所處理過的文書，從西元 1725 年首任通事張達京開始，到西元 1905 年廢除通事制度為止，共計 180 年的時間。這批文書包括以漢字書寫的各式契約，參與其中的族群包括福老人、客家人與平埔族人。目前的東勢客家話沒有小稱詞綴，但這批文書的早期記錄中卻有不少帶小稱「仔」綴，大都用於地名，如「樸仔口」、「新社仔」、「田心仔」等，當然這些地名也有可能並非客家人所命名，但是從整個文書記錄來看，似乎也是呈現從帶有小稱詞綴向小稱詞綴脫落的方向發展。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也支持小稱詞綴脫落說，畢竟小稱詞綴目前廣泛存在於本研究所調查的所有方言點裡。最後，高陂客家話有[35]及[55]兩個出現於詞根語素

¹⁸ 有位審查人指出，東勢客家話基本上無小稱詞綴，但其調查「鳥飛」一詞卻為[tiau³³ ə⁵⁵ pui³³]，支持本研究主張的大埔客家話原始小稱詞綴為[ə⁵⁵]的說法。然而，研究者隨後電訪 6 位 70 歲以上說東勢客家話之年長者有關「鳥飛」一詞的發音，卻均無[ə⁵⁵]的出現。

¹⁹ 江俊龍（2003）認為東勢客家話的單字調系統缺乏升調，所以可以直接利用升調作為小稱調，而不利用後接小稱詞綴。據此，他主張「小稱調構詞說」，認為東勢客家話帶[35]調的小稱詞並非起源於小稱詞綴脫落，而是[35]小稱調直接附加於詞根語素上，所以客家話小稱詞綴都是屬「後起」現象。江俊龍（2003：202-220）總共列舉八點理由來支持他的看法，但部分理由卻也遭到曹逢甫、李一芬（2005）的批評與反駁。溫昌衍（2020）則支持江氏的「小稱調構詞說」，但其看法與江氏略有不同。溫氏認為，從跨漢語方言的角度而觀，升調（及高調）本來就可做為小稱調，與方言單字調系統是否具有升調並無關聯。

上的連讀變調，前者出現於陰平字，後者則出現於去聲字。這個現象也為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調提供了一個非常穩固的支撐基礎。在東勢客家話中，[35]小稱調只出現在部分陰平調字，[55]小稱調只出現在極少數的去聲調字，這正好與上述的高陂客家話連讀變調的出現有著極高的重疊率。鄭張尚芳（1979，1981）與曹志耘（2001）研究吳語小稱詞後亦指出，連讀變調不僅在小稱調的形成上扮演著關鍵的「引導」角色，而且連讀變調與小稱調調值相同也可以減輕音韻系統的負擔。套用這個觀點，大埔客家話與東勢客家話在小稱詞（調）上關係之密切不可言喻。

五、結語

本研究調查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鎮與高陂鎮客家話小稱詞，總體結果扼要整理如下。第一，湖寮與高陂客家話單字調均為[33, 13, 31, 53, 3, 5]，連讀變調為[35, 55]，與東勢客家話單字調與連讀變調幾乎相同。第二，湖寮與高陂客家話小稱詞均以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的方式呈現，小稱詞綴為[(t)ə³¹]，這與東勢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方式不同。第三，當小稱詞綴前的詞根語素為[-m, -n, -ŋ, -p, -t, -k]結尾時，小稱詞綴則分別顯示為[mə³¹, nə³¹, ŋə³¹, pə³¹, tə³¹, kə³¹]。當小稱詞根語素以[a]結尾時，小稱詞綴則用[lə³¹]（烏槎村除外）。本研究也對小稱詞綴[ə³¹]聲母輔音的變化提供音韻理論上的解釋。第四，高陂客家話有[35]及[55]兩個出現於詞根語素的連讀變調（均非本調），前者出現於陰平調字，後者則出現於去聲調字。湖寮客家話則只有一個出現於詞根語素的連讀變調[55]（亦非本調），且僅出現於陰平調字。兩地客家話的上聲調字與入聲調字亦透過後接小稱詞綴形成小稱詞，詞根語素均無連讀變調發生。湖寮客家話陰入調詞根語素後接小稱詞綴有[(t)ə³¹]或[(t)ə⁵⁵]兩種選擇，這是一種自由變異的情況。第五，大埔客家話小稱詞綴的演變過程為[tə⁵⁵]→[(t)ə^{55/31}]→[(t)ə³¹]，這是先前文獻無法提出的新觀點。總之，本研究除調查大埔縣高陂鎮與湖寮鎮客家話小稱詞的形成外，也呈現部分大埔縣東南部客家方言小稱詞的形成，並藉此為大埔縣客家方言小稱詞的形成與小稱詞綴的演變過程提供更為全面、客觀的觀察與論述。

除上述發現外，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也引出幾個與東勢客家話小稱詞起源有關的議題。小稱詞綴脫落說獲得強烈支持，但東勢客家話的小稱詞綴是在什麼時間點脫落？是在[(t)ə⁵⁵]的時期或[(t)ə³¹]的時期？先前文獻認為東勢客家話脫落的是一個帶[31]上聲調的小稱詞綴，並主張東勢客家話小稱調[35/55]起源於後接上聲調所引發的陰平與去聲連讀變調（江敏華，1998；曹逢甫、李一芬，2005）。²⁰ 然這個假設並未考慮[(t)ə⁵⁵]演變為[(t)ə³¹]的歷史

²⁰ 江敏華（1998）主張東勢客家話的[35/55]小稱調來源於小稱詞綴的脫落，她假設這個[子³¹]尾是一個帶上聲調[31]的字。東勢客家話中當陰平調[33]與去聲調[55]出現在上聲調[31]之前會產生陰平變調[35]與去聲變調[55]，因此對於東勢客家話來自陰平調字與去聲調字的小稱詞，她便提出下列的演變規則：(a)

層次問題。本研究認為，東勢客家話脫落的小稱詞綴可能為 $[(t)\partial^{55}]$ ，而後小稱詞綴因為經常的使用，音段遭受磨損而消失（即先前大多數文獻所主張的「小稱詞綴脫落說」）。小稱詞綴 $[(t)\partial]$ 脫落後，留下失去聲調載體的[55]浮游聲調（floating tone），東勢客家話小稱調就是源自單字調與浮游聲調[55]的聲調合併（tonal merger），亦即 $N^X + t\partial^{55} \rightarrow N^X + 55 \rightarrow N^{(X+55)}$ （N為詞根語素，X為單字調）。如果這個推論方向正確的話，那麼東勢客家話小稱調來源分析可能要重新改寫，東勢客家話小稱調的來源可能有兩種觀點，其一就是帶[31]調的小稱詞綴先造成詞根語素產生連讀變調後小稱詞綴脫落，其二則是小稱詞綴 $[(t)\partial^{55}]$ 脫落後詞根語素單字調與[55]浮游聲調合併的結果。至於哪一種觀點較為妥適？這個議題須先整理與回顧眾多文獻，且須說明與運用相關的音韻理論，接著亦須比較兩種分析觀點的優缺點後方能得知，故此議題宜另文再做詳細探討。

名詞³³+子³¹→名詞³⁵+子³¹→名詞³⁵（子尾消失），以及(b)*名詞⁵⁵+子³¹→名詞⁵⁵（子尾消失）→名詞⁵³（去聲變調，當去聲字出現在字尾時）。在連讀變調完成後，小稱詞綴便脫落了，因此形成東勢客家話帶[35/55]小稱調的單音節小稱詞。曹逢甫、李一芬（2005：95-98）則認為，江敏華提出的規則(b)是一條很獨特的規律，去聲字加上「子」尾卻與規則(a)中陰平字加「子」尾所產生的作用大不相同。因此，除非有強而有力的證據來支持，否則規則(b)的可能性不高。

引用書目

二、近人論著

- 〔美〕 Daniel Jurafsky,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Language* 72.3(1996).
- 〔美〕 Donald Windford,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3).
———, “Contact-induced change classification and progress,” *Diachronica* 22.2(2005)
- 〔美〕 Frans Van Coetsem,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Dordrecht, Holland: Foris, 1988).
- 〔美〕 Iggy Roca and Wyn Johnson, *A Course in Phon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1999).
- 〔美〕 John J. Ohala, “An et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mmon cross-language utilization of F₀ of voice,” *Phonetica* 41(1984).
———, “The frequency code underlies the sound-symbolic use of voice pitch,” in *Sound Symbolism*, ed. John J. Ohala, Leanne Hinton and Johanna Nichol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tthew Chen,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1975).
- 丁叢明、榮晶：〈漢語方言不同階段的兒化及兒化韻的整合〉，《語文研究》，2011年。
- 大埔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大埔縣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 王士元：《語言與語音》，臺北：文鶴，1988年。
- 平田昌司：〈「小稱」與變調〉，《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1983年。
- 伍巍、王媛媛：〈徽州方言的小稱研究〉，《語言研究》，2006年。
- 吉川雅之：〈大埔縣客家話語音特點簡介〉，《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
- 朱曉農：〈親密與高調〉，《當代語言學》，2004年。
- 江俊龍：《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論東勢客家話特殊 35 調的語法功能、性質與來源〉，《聲韻論叢》，2006年。
- 江敏華：《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
———：〈麗水方言小稱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年。
- 何耿鏞：《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吳中杰：《大埔客家話與其周邊方言關係研究》，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結案報告，2009年。
- 李冬香：〈粵北土話小稱變音的變異研究〉，《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
- 李冬香、莊初升：《韶關土話調查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李思敬：《漢語[ʔ]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李偉：《漢語陽泉方言語音變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李菲：《梅州客家方言語音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
- 李菲、甘于恩：〈大埔客家方言音系〉，《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4年。
- 李榮：〈溫嶺方言的變音〉，《中國語文》，1978年。
- 李榮剛：〈城市化對鄉村語言變化的影響〉，《文學與藝術研究》，2011年。
- 林華勇、盧妙丹：〈粵西粵語小稱的形式與功能〉，《中國語言學報》，2016年。
- 邵慧君：〈粵方言陽聲韻及入聲韻尾的變化模式及成因初探〉，《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邵慧君、萬小梅：〈江西樂安縣萬崇話的小稱變調〉，《方言》，2006年。
-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徐大明：《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 徐大明、王玲：〈城市語言調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6期（2010），頁24-30。
- 徐登志、張瑞玲、劉玉蕉：《臺灣大埔音客語詞典》（臺中：寮下文化學會，2005）。
- 袁翠：〈小稱的初始功能：表小？表昵稱？〉，《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2期（2016），頁97-98。
- 高婉瑜：〈論粵語小稱詞及其語法化〉，《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頁229-261。
- 張吉生：〈漢語韻尾輔音演變的音系理據〉，《中國語文》第319期（2007），頁291-297。
- 張屏生：〈東勢客家話的超陰平聲調變化〉，《聲韻論叢》第8輯（1998），頁461-478。
- 曹志紘：〈南部吳語小稱〉，《語言研究》第3期（2001），頁33-44。
- 曹逢甫：〈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學學報》第2期（2006），頁2-15。
- 曹逢甫、李一芬：〈從兩岸三地的比較看東勢大埔客家話的特殊35/55調的性質與來源〉，《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頁79-106。
- 曹逢甫、劉秀雪：〈閩南語小稱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聲韻論叢》第11輯（2001），頁295-310。
- ：〈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語言暨語言學》第9卷第3期（2008），頁629-657。

- 莊初升：《粵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a）。
- ：《韶華集：漢語方言學論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4b）。
- 郭中：〈論漢語小稱範疇的顯赫性及其類型學意義〉，《中國語言》第 383 期（2018），頁 163-176。
- 陳忠敏：〈論廣州話小稱變調的來源〉，《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社，2000），頁 167-181。
- 陳曉錦：〈廣西玉林白話古陽聲韻尾、入聲韻尾脫落現象分析〉，《中國語文》第 1 期（1999），頁 30-33。
- ：〈廣東粵語的鼻音韻尾和入聲韻尾〉，《方言》第 2 期（2001），頁 171-177。
- 麥耘：〈廣州話的特殊 35 調〉，《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頁 67-71。
- ：〈廣州話的語素變調及其來源與嬗變〉，《音韻與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 241-282。
- 游汝杰、鄒嘉彥：《社會語言學教程》（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楊國鑫：《臺灣客家》，臺北：唐山，1993 年。
- 溫昌衍：〈江西石城客家話的小稱變調和強化變調——兼論台灣東勢客家話 35 變調〉，《方言》，2020 年。
- 董忠司：〈臺灣地區客家語簡述〉，《現代漢語方言》，臺北：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1991 年。
- ：〈東勢客家語音系統略述及其音標方案〉，《臺灣客家語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994 年。
- ：《臺灣客家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臺北：臺灣語文學會，1996 年。
- 雷容：〈漢語小稱的語意演變機制〉，《漢語學報》，2017 年。
-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 年。
- 趙日新：〈徽語的小稱音變和兒化音變〉，《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文萃——方言卷》，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趙冬梅：〈關於小稱的基本知識〉，《語文學刊》，2002 年。
- 趙忠德：《音系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年。
- 劉英享：《再探東勢客家話 35 調的性質與來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科考論文，1999 年。
- 劉澤民：〈漢語南方方言入聲韻尾的類型及其演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
- 潘家懿：〈鼻/塞韻尾的消變及其粵東閩語模式〉，《語文研究》，1998 年。
- 潘悟雲：〈青田方言的連續變調和小稱音變〉，《吳語論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年。

鄭明中：《粵北土話小稱詞之優選理論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東勢客家話單字調的實驗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2014年。

——：〈廣東省大埔縣東南部客家方言小稱詞調查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021年。

鄭張尚芳：〈溫州方言的兒尾〉，《方言》，1979年。

——：〈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上），《方言》，1980年。

——：〈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下），《方言》，1981年。

賴文英：〈大埔客語特殊 35 調來源的內外思考〉，《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鶴，2008a年。

——：《區域方言的語言變體研究：以桃園新屋客語小稱詞為例》，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及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b年。

賴淑芬：《臺灣南部客語的接觸演變》，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錢惠英：〈屯溪方言的小稱音變及其功能〉，《方言》，1991年。

錢曾怡：〈論兒化〉，《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謝永昌：《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古漢語“活化石”客家話：兼論客家方言以梅縣話為代表的原由〉，《嘉應大學學報》，1997年。

鍾榮富：《臺灣客家語音導論》，臺北：五南，2004年。

——：《臺灣客家方言地圖及網站》，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結案報告，2007年。

——：〈東勢客家話的源流與內部的差異〉，《天何言哉：客家●語言●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3年。

豐順縣志編纂委員會：《豐順縣志》，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羅肇錦：〈臺灣客語次方言間的語言現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1987年。

——：《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90年。

蘇軒正：《大埔、豐順客家話比較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年。

A Survey of the Diminutives in the Hakka Dialects Spoken in Gaopi and Huliao Townships in Dapu County, Guangdong

Cheng Ming-chung *

Abstract

This study targeted to investigate the diminutives of Hakka dialects spoken in Gaopi and Huliao townships in Dapu County, Guangdong. The word list used for the fieldwork survey included 152 common monosyllabic stems. Two speech informants in each township joined the study. They were asked to read the lexical tones, the sandhi tones, and the diminutives in their own dialect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diminutives are formed in the two townships by stems plus diminutive suffixes [(t)ə³¹]. When stems end with [-m, -n, -ŋ, -p, -t, -k], diminutive suffixes will surface as [mə³¹, nə³¹, ŋə³¹, pə³¹, tə³¹, kə³¹]. When stems end with [a], the diminutive suffix emerges as [lə³¹]. Second, two sandhi tones [35/55] occur in Gaopi Hakka, but only one sandhi tone [55] occurs in Huliao Hakka. Both [35] and [55] are not lexical tones in these two Hakka dialects. Third, two diminutive suffixes are used to form diminutives for Yinru stems in Huliao Hakka, and such free variation shows a transitional stage between diminutive suffixes. Fourth, [am, ap] rimes in Gaopi are systematically changed to [aŋ, ak] rimes in Huliao. This change may result from ease of articulation, vowel height, place of nasals, and coda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Fifth, diminutive suffixes in Dapu Hakka undergoes a series of changing stages, that is, [tə⁵⁵]→[(t)ə^{55/31}]→[(t)ə³¹]. Finally, this study links the results to the diminutives in Dongshi Hakka, and attempts to offer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the diminutive tones in Dongshi Hakka.

Keywords: Hakka, diminutive, Dapu, Dongshi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Taiwan.